

喜見三千多年前殷虛墨跡再現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◎ 李宗鋐

寫在YH127坑甲骨特展之前

YH127坑甲骨，是中研院史語所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發掘的，至今已七十週年。為了紀念這個甲骨學上驚天動地的大發現，史語所將舉辦「YH127坑甲骨發掘七十週年紀念特展」，展出具有特色的YH127坑出土甲骨。

甲骨文是殷商時代的文字，距今三千多年，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文字。甲骨文自1899年被發現以來，不只使商朝的歷史成為「信史」，對我們認識當時的文字、社會、文化，都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，因此甲骨學很快成為顯學。

在所有甲骨文發現的過程中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虛所做的發掘，無疑是最重要的。在史語所從事科學發掘之前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甲骨是賣到中藥舖充當刀創藥的，初期有字的不好賣，文字就被刮磨掉了。自1899年清朝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認識到甲骨是珍貴文物，並大量收購，甲骨搖身一變到「論字計價」的地步，此後繼起收購甲骨的人增多，固然讓甲骨的身價水漲船高，但也助長了私挖亂掘的歪風。

當時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認為此風不可長，於是派童作賓前往安陽調查。接著中研院史語所的「殷虛考古發掘團」，從民國十七年開始到民國二十六年，在安陽小屯殷虛共進行了十五次的科學發掘，共獲甲骨兩萬五千片。殷虛的發掘是震驚國際的大事。

在這十五次的發掘中，尤其以民國二十五年進行的第十三次發掘YH127坑最為重要，此坑出土甲骨7096片（絕大多數是有字的龜甲），佔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總數近七成，董作賓形容這個發掘是「打破紀錄的一個奇蹟」。YH127坑甲骨的重要，還不只在於其出土甲骨的數量龐大，它的許多特點，非常值得重視，其中墨跡就是值得特別介紹的。

我們所看到的甲骨文，絕大多數是刻的，筆寫的墨跡少之又少。而著錄甲骨的書幾乎都是墨拓，墨拓是無法把墨跡拓出來的。因此有機會看到當時人用毛筆寫的真跡，是非常難得的。過去已發表的甲骨書，有的會利用照片把墨跡印出來，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，一般仍極模糊。

為了讓國人有機會親眼目睹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的真跡，我們特別選

擇了幾件有代表性的，寫而未刻的墨跡展出，相信可以一飽大眾的眼福。

就研究殷商史或甲骨文字而言，刻的跟寫的並沒有什麼差別，但就研究書法的人來說，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。現代由於出土文物日多，又拜印刷術發達所賜，要看到古人墨跡似乎不難，因此興起一股「墨跡學」的旋風。其實早在宋朝，大書法家米芾就曾經說過「石刻不可學」。甲骨文字雖然不是石刻，但是它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，又經過墨拓，其「失真」的程度，其實跟石刻並沒有兩樣。

過去有人書寫甲骨文，由於拓片接觸太少（更別說是墨跡了），對甲骨書法的筆趣無法體會，寫出的甲骨文平板生硬（錯字更不用說了），對照甲骨上的墨跡，現代人寫的甲骨書法，很多可以說是「未登其門」的。我們選展甲骨墨跡的目的，正是希望對甲骨書法有興趣的朋友，能從中有所領悟，有所體會，進而得其門徑。

對書法而言，墨跡當然無比珍貴，但數量畢竟太少，要以此窺見甲骨書法的堂奧，似乎頗嫌不足，因此刀刻的甲骨仍不可廢，尤其是雙刀刻的，比起墨跡的希如星鳳，雙刀刻的甲骨數量上要稍多一些，這些雙刀刻的甲骨文字，已可算是「下真跡一等」，足供去體會揣摩古人的用筆，所以我們也特別選了精彩的雙刀刻甲骨卜辭，以提供對甲骨書法有興趣的朋友參考。

YH127坑的甲骨，以賓組居多（賓組是以貞人「賓」為代表的組別，凡字體相同的歸這一組。這是甲骨分期斷代的一種方法，把字體風格相同的甲骨，以一個貞人為代表劃歸一組。），但仍有一小部分的師組、子組、午組，這些組的甲骨儘管在此坑所出甲骨中所佔比例不高，但其字體風格與賓組迥異，我們也選幾件有特色的展出，以讓觀眾可以比較不同的書風。



YH127坑甲骨發掘七十週年紀念特展

展期：九十五年六月十一日（一）～九十五年十一月卅一日（四）

地點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・歷史文物陳列館

（每週二、六、八 09：30-16：30開放，中午不休息，逢國定假日不開放）

藝論紛紛 »» 16

15 »» 藝論紛紛

甲骨的不同組別，書風也不同，這在「甲骨學」是非常重要的，在「甲骨書法」也一樣的重要，只是一般人不容易分別甲骨的書風，於是把各種風格「治於一爐」，七拼八湊，這是不合適的。分辨甲骨書風固然很難，但其必須分辨的道理卻非常簡單，甲骨的不同組，就好像不同的書法家，我們必須分別不同組的書風，就好像必須分別顏真卿、褚遂良、歐陽詢等人的字樣。如果我們要寫一句話，絕不可能雜湊成「書法」，其不能表現甲骨書法的精髓，是再清楚不過了。

我們並不期待喜愛書法的人也都具備分辨甲骨書風的能力，選展不同風格的甲骨文，主要是讓大家知道：甲骨文有各種不同的書風，就像我們熟悉書體，有各個風格不同的書法家。